LIBRARY
JUL 26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4
.4
L36A25
1732
v.1

鹿洲初集

序

論者曰文章之盛衰因乎風氣漢近周秦風氣最上至晋而降焉六朝以下又降焉此其説非也秦之時詩書燒矣學士殺矣董賈匡劉承秦之後火盡薪傳

蓋皆自開運會者於風氣何與哉且夫障百川而迴狂瀾此昌黎所以起八代之衰而永叔即得之以挽五季之靡者也丈夫之生也将使鴻業勒鼎鐘大名垂宇宙坤可轉而乾可旋而謂

文章獨限於風氣耶余讀鹿洲之文而益恍然矣今夫前人之學崇經濟後人之學工文章經濟文章非两途也而後人岐之其經濟非也其文章亦非余謂有撳揭之經濟自有炳蔚之文

章皐益伊周其文章詎不冠千古哉六經經濟之文章也括六経以為文則文章莫非經濟西京之盛學士大夫各專一經類能自成一家言江都之繁露長沙之新書歷久而莫能磨滅者

一根柢於麟経一胚胎於戴記也然而江都之文踈而未容長沙之文博而未精薈萃六藝超越諸家惟中壘為最而説者謂中壘之文考古甚精按今未容葢経濟之文章若斯其難也鹿

洲経濟之儒文章之匠也其志存乎世道人心其心繫乎生民社稷其為文如萬斛之泉隨地湧出而無不逢其源凡以攄其心志之所欲宣也是故刋有道之碑殉陣罵賊必録也表柏舟

之節投纓刲股必錄也風俗之貞淫必紀之欲躋叔季於淳古也形勢之要害士馬之强弱必紀之欲奠封疆於磐石也海洋之情狀蠻徼之咽喉必紀之直欲使禹跡之所未經莊蹻之所

不到盡與享王之列也於戲鹿洲一海濵儒者耳往者臺疆之變倚馬傳檄經濟之文章直須寸楮而千里肅然彼司馬諭蜀詎足為鹿洲擬耶葢醖釀経術考乎古者無不精而周覽世務

按乎今者無不突起西京諸人於今日其以鹿洲之文章為何如哉若乃採爾雅之餘摘文選之艷雖戛玉而敲金含商而吐徵於鹿洲之文章無當也鹿洲胸羅山海之經匯供擷拾手披

職方之志不逞才華余聞之鹿洲曰相如揆藻不可登孔氏之門葢鹿洲真能轉移風氣者而文章自足千古矣余與鹿洲連床者三年得徧讀鹿洲之文章用弁數言以附不朽海內讀鹿

洲之文者以余言為有當否也

雍正四年丙午冬十有一月朔

日衡山年全學愚弟曠敏本拜

題

予自丙午都門亭次鹿洲初集

於今六七年矣中間光景變態

已多鹿洲學問每與閱歷俱進丁未戊申見其政治卓然若古循良己酉遭禍窮愁險難之中而學益大進予讀棉陽學準幸濂洛真傳猶在今日知鹿洲之自任斯道者重也讀公案偶紀

讞折疑獄鉤致出奇駸駸有孝肅遺意焉庚戌季夏復會鹿洲于五羊城則著述已充棟矣合前初集命予評隲今又續寄附益之予為編輯二十卷蓋三年坎坷他人所不能堪鹿洲獨視

爲大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寸
陰是惜秉燭連宵先聖所云無
入而不自得於此見之集中所
載以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
吏治為主而雕蟲小技不足以
明聖賢之道開顓蒙之惑者不

與焉蓋道之顯者謂之文非世俗之所謂文也壬子夏四月既望年同學愚弟曠敏本再題

鹿洲初集舊序

漳浦藍生玉霖孤苦力學弱齡通五經予於癸未歲試拔冠其曹延入學署周歷八閩年來受知諸當路名日著文亦日高己丑夏予再遊榕城生晝夜疾馳七百里來見同遊武彝館于幔亭峰下出近著古文詞請正予快讀一過而告之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山水子亦知武彝之爲山乎兩崖壁立一水中分何其勢之奇峭也三十六峰層列于上九曲縈洄于下何其

境之幽邃也蒼松茂竹名茶異卉叢生而密布何其色之芊綿而清麗也是以仙靈托跡隱士盤旋卽大儒君子亦於此卜居而棲息焉海內騷人墨客重趼而來遊者不絕於道其弗獲來者聞聲嚮慕思得一覽其勝以爲快洵乎其爲宇內之名山矣然而封禪不及祭告不聞僅得比于峨嵋匡廬天台鴈蕩之間而不得列於五嶽四鎭之位其故何哉蓋以幽奇清麗則有餘而正大雄厚則不足天地之生物其植體也正

則其發見也廣博而不囿於偏其積氣也厚則其布濩也弘遠而不局於小五嶽四鎮惟其體正其氣厚故能爲歷代帝王所隆禮而敬祀不徒供騷人墨客遊覽登臨之具武夷雖名山不得不退處其下也今子之文鯨呿鼇擲一如茲山之奇峭剝蕉抽蛹一如茲山之幽邃含英咀華鏤金錯彩一如茲山之芊綿而清麗其足以高一鄉一國而傳當世夫復奚疑顧子不自域其已至而欲予規其所未至則意者于氣體之

閫培之固之恢之廓之當必有日進于雄深浩瀚扶餘磅礴之巨觀視今之所造有大過焉者於以登之清廟獻之明堂藏之金匱玉檢永爲朝家之寶貴亦如五嶽四鎮見重於帝王之廷而不僅如今日所遊爲遊覽登臨之具者是則予所望於子而子益宜加勉者也生曰有是哉夫子之敎我多矣顧書之以爲序康熙己丑夏五月端午後三日浙西友人沈涵心齋氏題于武彝之冲佑觀

此已丑夏從遊武夷吾師在幔亭峰下作也時余好爲簡潔幽峭之文故師言云然自是服膺師訓縱筆所如不復修飾距今二十餘年音容猶在而函丈遂成隔世撫卷涕零不自覺背汗之交集也雍正辛亥夏日鼎元識

鹿洲初集舊序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蓋惟根厚而枝榮本植而葉布斯其爲文皆見道之文而所以信今傳後者在是矣閩中漳浦稱山海奥區人文淵藪余涖閩甫下車創書院于會城招九郡同志講明正學纂修先儒諸書而漳浦之才爲獨盛藍生玉霖八閩翹楚也少孤嗜學長有文名當道廉其品咸折節推重生閉戸著書自豪岸然不以爲意家無擔石之儲茹蔬飲水宴如

也余嘉其志檄漳守趙君以幣聘之生襆被一囊謁余幕下書卷之氣藹焉可親其操行之高搴胸襟之灑落幾乎俯視一世與古爲徒閒居無事恂恂不見圭角義利是非之介確然有守雖有力者不能奪及其毅然有爲一往無前之槩直足以倒泰山迴東海雷奔電掣莫之夭閼蓋根本深厚氣魄力量無所不達而謹愼小心深之以涵養斯誠經世良才吾道之羽翼也今朝夕筆研兩載于茲舉凡先儒諸書所以發明

聖人之道者無不探賾鉤深充然有得爲文章高視濶步浩乎不可遏抑之氣亦如其人留心經濟坐而言皆可起而行篤實輝光足繼古之作者不僅與今人爭枝葉剪綴之能作尋常文字已也以生之才之學加以方富之年昂藏之志念念有調劑民物補人世缺憾之思一腔熱血輝煌翰墨其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余安能量其所至乎己丑秋七月告余歸里出所爲文一集請余弁數言簡端顧余何以爲言哉昔范

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觀生之文可知生之志矣生長文獻之邦道南一脉代有傳人使微言大義與日月經天不絶長夜余所厚望于生者生亦曾知之乎漳浦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黄石齋諸先生皆卓然有立增光宇宙生其歸而求之磨礲浸潤去小疵而就大醇吾知九十九峰之名勝復一發其奇于藍生爰以信今而傳後斯文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夫已丑秋日儀封友人張伯行孝先氏題

序

藍子玉霖奇士也志高識遠超然塵壒之表議論風采悉奉古人爲師作爲文章原原本本可以坐言起行功深於鎔經鑄史之中而氣磅礴於語言文字之外斯人與文而皆奇昔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今藍子年方壯行將徧歷乎四海九州之大與其賢人君子交遊志氣激昻精神煥發造詣正莫可量區區集中數藝云乎哉然水懷珠而川媚

石韞玉而山輝就玆集大槩而紬繹之藍子一經生耳獨能於人心風俗之所維繫綱常名敎之所昭垂天經地誌之所研究懃懃懇懇剖晰精詳不啻三致意焉此豈經生之文乎余故曰玉霖奇士也康熙辛丑端陽日約齋汪紳文拜序

鹿洲初集目錄

卷一　書

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丁酉

上車學憲請補漳浦縣鄉賢書　丁酉

上宋觀察請修漳州府志書　丙戌

上張大中丞書　已丑

與友人論浙尼書　甲辰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甲辰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甲辰

卷二　書

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己亥
與荊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辛丑
與荊璞家兄論臺變書　辛丑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甲辰

卷三　書

論南洋事宜書　甲辰
論北直水利書　甲辰
論江南應分州縣書　甲辰

再與友人論江南分縣書 甲辰
論潮普割地事宜書 辛亥
上鄂制府書 壬子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壬子
謝郝制府幷論臺灣番變書 壬子
復蔡宗伯書 壬子
復顧太史書 壬子
再復蔡宗伯書 壬子
卷四 序

青海平定雅序　甲辰
臨雝頌序　甲辰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序　乙巳
河清頌序　丙午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己丑
兼山堂遺稿序　丙申
蔡梁村㮙齋初集序　戊子
林元白詩序　甲午
邱義尊詩序

卷五 序

黃越甫詩序 丙戌
鹿皐詩序 壬寅
李遜唐時文序 癸巳
王滋畹歷試草序 壬辰
鳴盧試草序 癸卯
鄉會墨繩序 乙巳
思補集序 辛亥
粤遊草序 辛亥

吳臨川時文序　辛亥
女學自序　壬辰
平臺紀畧自序　癸卯
鹿洲試草自序　癸卯

卷六　序

送宮詹沈心齋先生還浙序　己丑
送陳少林遊吳越序　庚子
送林仲謙之陽曲序　庚子
送謝古梅太史還閩序　丙午

送李司諫觀察江西序　乙巳
送勞尊三令昭文序　乙巳
請補普寧形勝序　戊申
重建茗南書院醵金小序　乙未
方輿志小序　庚戌
城池志小序　庚戌
兵事志小序　庚戌
人物志小序　庚戌
孝義志小序　庚戌

流寓志小序　庚戌
風俗志小序　庚戌
物產志小序　庚戌
古蹟志小序　庚戌
雜記小序　庚戌
藝文志小序　庚戌
卷七　傳
寒支先生傳　辛卯
黃太常傳　庚戌

月湖先生傳　庚戌
儀封先生傳　乙巳
曾叔祖孝廉玉書公家傳　辛亥
叔祖宜侯公家傳　壬辰
叔祖福建提督義山公家傳　壬子
阮驃騎傳　庚戌
游遊戎傳蔡章琦附　庚戌
李弁傳　庚戌

卷八　傳

林元戎傳 庚戌
先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庚戌
黃廣文小傳子陽復附 庚戌
楊湘陰小傳子州俊附 壬子
姚烈士小傳 庚戌
黃攝尉傳 庚戌
李張白何列傳 庚戌
李都閫小傳 庚戌
黃龍泉小傳 庚戌

林藍田小傳 庚戌
陳鄭二生列傳 庚戌
陳明經小傳 庚戌
蔡廣文小傳 庚戌
陳廣文小傳 庚戌
蔡文學小傳 子長焞孫同高附 庚戌
徐孝廉韓小傳 庚戌
徐孝廉夢麒小傳 庚戌
賴逸民小傳 庚戌

宣化農小傳　庚戌

盧壯士小傳　庚戌

黎京兆傳　壬子

卷九

郭賢婦傳媳莊氏附　辛亥

洪烈婦傳　壬辰

賴烈婦傳　庚子

林烈女傳　辛卯

貞節汪太君傳　辛丑

薛節婦傳　甲辰

朱貞女傳　甲辰

盧烈姬傳　庚戌

許門節婦列傳　辛亥

海陽陳烈女傳　辛亥

潮陽陳烈女傳　辛亥

鄭烈婦傳　壬子

陳烈婦傳　壬子

貞烈張女傳　壬子

程節婦傳　壬子

卷十

記

棉陽書院碑記　戊申
重修潮邑義學碑記　戊申
文光雙忠祠祀田碑記　己酉
遊夢筆山記　乙酉
遊茗川記　丙戌
遊武夷山記　己丑
除庭草記　己丑

餓鄉記 庚寅
盤陀宜城記 壬辰
七賢圖記 辛亥
陳玉山畫記 辛亥
高隱屏小記 辛亥
怪尹記 辛亥
高叟洞可堂記 辛亥
遊惠州西湖記 壬子
惠陽書院碑記 壬子

遊珠江閣記　壬子
得平蠻碑石刻記　壬子
望七星巖記　壬子
卷十一　論
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丁亥
漢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論　丁亥
韓持國服義論　壬子
貴州全省總論　乙巳
貴陽府總論　乙巳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庚戌
潮屬城池總論　庚戌
兵事志總論　庚戌
人物志總論　庚戌
孝義志總論　庚戌
隱逸志總論　庚戌
流寓志總論　庚戌
古蹟志總論　庚戌
物產志總論　庚戌

潮州雜記總論　庚戌

留智廟紀聞論　庚戌

平臺紀畧總論　癸卯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壬子

粵彝論　壬子

卷十二　說

福建全省總圖說　壬子

貴州全省總圖說　乙巳

貴陽府圖說　乙巳

漳州府圖說 壬辰
瓊州府圖說 壬子
潮州府圖說 庚戌
海陽縣圖說 庚戌
潮陽縣圖說 庚戌
揭陽縣圖說 庚戌
程鄉縣圖說 庚戌
饒平縣圖說 庚戌
惠來縣圖說 庚戌

澄海縣圖說 庚戌
普寧縣圖說 庚戌
大埔縣圖說 庚戌
平遠縣圖說 庚戌
鎮平縣圖說 庚戌
潮州海防圖說 庚戌
修志雜說 庚戌
卷十三 說
江瀆野人說 辛亥

王用九字說 辛亥
凃守謙名字說 戊戌
程子篤字說 乙巳
陰子孺字說 庚戌
族子曰仁字說 壬子
長子雲錦字說 甲辰
次子雲龍字說 甲辰
三子雲翔字說 庚戌
四子雲翼字說 庚戌

五子雲鷴字說 辛亥

六子雲燦字說 辛亥

從子雲樞字說 壬子

從子雲路字說 壬子

從子雲鳳字說 壬子

卷十四 考

經學考 甲辰

史學考 甲辰

曆法考 壬辰

錢幣考　乙巳

潮州風俗考　庚戌

卷十五　賦　檄　銘　箴　贊　畧　事錄

臨漳臺賦　壬辰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丁亥

巨硯銘　己酉

墨海銘　壬子

古琴銘　己酉

劍銘　己酉

持敬圖自箴　庚戌
訪道圖箴　辛亥
畵鷹欺熊箴　辛亥
曾叔祖侍御紫濤公像贊　壬子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壬子
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己酉
壬午忠節畧　戊子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壬寅

卷十六　讀傳　書後　跋

讀西門豹傳　丁亥
讀田子方傳　丁亥
讀郭崇韜傳　丁亥
讀桑維翰傳　丁亥
書淮陰侯傳後　丁亥
書諸葛武侯傳後　丁亥
書王弇州完璧論後　丁亥
書伐魏檄後　丁亥
再書伐魏檄後　丁亥

書潮志方輿卷後　庚戌
書風俗志卷後　庚戌
司馬溫公文集跋　己丑
鄭母輓詩跋　丙申
臺灣後遊草跋　辛亥

卷十七　壽文

陰琫素壽序　乙未
漳人之浙西祝前學使沈公壽序　庚寅
壽字畫圖記　丁酉

柯扶三壽言　丙戌
陳母許孺人七十壽序　丙申
遥祝張逸夫八十壽序　壬子
卷十八　告文　祭文
請黄石齋先生崇祀鄉賢文　丁酉
祈年告城隍文　丁未
講學告五先生文　戊申
茗南書院公祭歸安沈公文　己亥
月湖書院公祭四明陳公文　甲午

祭漳倅葉公文　辛丑
祭大宗伯儀封張公文　乙巳
祭潮帥尚公文　庚戌

卷十九　哀辭

閣部沈公哀辭　己亥
黃越甫先生哀辭　庚子
林元白先生哀辭　辛丑
林母李太君哀辭　己亥
黎母魏太君哀辭　己酉

卷二十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先王父逸叟先生暨王母陳孺人行狀
先考文菴先生行狀
先慈節孝許太孺人行狀
李求可墓誌銘　庚子
誥贈奉政大夫夢巖戴君墓誌銘　丙午
寧化文學翠菴王公墓誌銘　乙巳
太學仲謨周公墓誌銘　戊戌
陰醒菴墓表　辛卯

鹿洲小圖



夫夫也少不自量夔卨爲徒先人敎之誦法程朱循分盡性匪蹶匪拘從容深造爲君子儒長遭坎壈牛馬馳驅學殖荒陋浪擲居諸繫心民物罔顧揶揄流離顛沛謬學著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立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至道之弘遠聖學之菑畬雖假汝彭聃之歲尚孳矻不見其有餘何半生之碌碌至此始愧汗於勤劬雖然猶未也古人寸陰是惜旣耄而好學不渝尚及今夙夜黽勉庶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雍正庚戌嘉平朔日

鹿洲自題

行述

先府君諱鼎元字玉霖別字任菴鹿洲其號也世居漳浦縣之蒦谿先高祖處士毅叟公生三子曾王父逸叟公諱繼善其季也博學多識以隱自高康熙戊子飲於鄉年九十有四而卒配曾王母陳氏宦族女有孝德嘗以避賊負姑踰山跳澗疾走十五里人驚爲神助壽考齊眉後公六年卒年九十有二先王父諱斌字郁人逸叟公仲子少補博士弟子員以文學行誼爲一時弁冕學者稱文菴先生年三十有二而

卒當是時家無宿舂先王母許氏日課女紅市番薯種菜爲糜佐饔飧節腹奉舅姑下撫先府君暨叔父鼎光以教以育至於成立都人士上其事大府督學歸安沈公大中丞儀封張公先後旌之不孝雲錦等每侍先府君府君談及先王母時事未嘗不潸然涕下也府君生十歲而孤四子五經書已能成誦通大意稍長從族伯唐民先生讀書山中月攜白鹽一礶無他蔬同學或揶揄之府君怡然作白鹽賦以自勵日泛濫諸子百家禮樂名物韜略行陣究心綜覈不

輟惟歲時一歸省祀先而已年十七觀海廈門泛海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澳海門以歸自謂此行所得者多人莫能喻也歲癸未邑大尹四明陳公以翰林出知漳浦饒經濟才多善政集紳士爲講經之會月課制藝詩歌古文辭府君旣喜經濟之學又好古文辭請業論難所學益大進拔童子試第一是冬受知督學歸安沈公復拔第一招入使院分校諸郡沈公有國士無雙人倫氷鑑之目焉時府君年廿有四矣丁亥大中丞儀封張公撫閩建

鼇峰書院延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浦士最盛獨於梁邨蔡公暨府君有加禮焉謂藍生確然有守毅然有爲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久之念祖父母春秋高而許太君亦漸衰老辭歸就養中丞復屢札要之府君復書其略云某幼喪父賴祖父母及寡母辛苦提攜以至今日大父今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日薄西山此境豈能多得又某有弟已長而未婚有妹已長而未嫁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既多未歸於土每當苦雨凄風肝腸寸裂自侍

執事以來。細觀先儒之書。竊聞聖賢之道。其最切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今也有九旬之祖父母。垂白之寡母。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之外。以博豐食鮮衣。縱使學問才力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於此等人而欲進之於道耶。某雖不肖。頗知義利之辨。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筆耕舌耨。得稍供菽水。朝夕承顏膝下。於願足矣。豈可復以遠遊貽老親之倚閭哉。曩侍
執事一年。不敢稍露毫末者。恐形跡之間。似乎有所

希冀今徵名再三恐執事不知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惟執事鑒諒焉中丞公迺止辛卯曾王父卒癸巳先王母卒丙申曾王母卒六年之間連遭大喪哀毀瘠立雖食貧喪事一遵文公家禮暇則益肆力宋先儒及許薛胡羅之書沈潛玩味以程朱爲的以第一等人物爲期課督不孝等誘進後學以敦本行嚴取與慎交遊爲準繩蓋自庚寅至庚子杜門講讀者十有一年歲頻饑嘗作餓鄉記自廣其志都門競傳誦之簞瓢屢空不少挫

也辛丑夏四月臺灣朱一貴作亂竊踞全郡浦大尹汪公方屬府君團練鄉勇護桑梓而族伯巖山公以南澳總戎統師平臺要與偕行時羽檄交馳府君搖筆立就風濤戎馬條畫悉合其大者蒐羅漢門小石門大湖崇爻諸山以清南北中路之餘孽擒捕竹仔脚三林港之逸賊撫壆甲之流民凡經營歲餘而全臺以寧至於論羅漢門阿猴林檳榔林郎嬌之不可棄南北路文武之駐札要害官兵營汛之添設更置臺鎮之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換班兵丁舵繚斗椗

各兵之必不可換剴切詳明制府滿公多如其議時錢塘沈端恪公需次入閩在幕府尤嘆異焉曾憶端恪送陳少林先生還漳詩云我聞閩中有二賢共訝少林玉霖好才名非獨冠臨漳默輸忠赤葵傾陽我識陳子思藍子何時笑詠譜清商蓋謂府君也府君少攻舉子業食餼者十餘年試輒冠軍而屢躓於棘闈

今上御極之元年癸卯

詔天下學臣選文行兼優之士貢辟廱府君與焉二年春

北遊太學。三年。校書
內廷。分修
大清一統志。巨公宗匠。共推服有良史才。獻所爲青海
平定雅三篇。臨廱頌。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河淸頌。
各一篇。一時聲譟
輦下。卿貳慕之者。多躬先造訪。或內臣出膺封疆。輒詣
府君。爲條陳地方情形利病。天下士遊京師者。皆爭
一見爲快。六年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引
見。條奏經理臺灣。河漕兼資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疆

域六事。

上旨嘉納。授廣東普寧知縣。時朱公侍側。而錢塘沈公爲

總憲。與俱交贊其才。

上云。朕觀此人。便用做道府。亦綽然有餘。隨降

旨黔蜀督撫會議。以四川遵義府屬。改隷貴州。本府君所

奏也。府君旣感

上知遇。思一自强於政治。以圖報稱。潮屬頻年大饑。普寧

界潮陽揭陽之間。故多盜。而潮揭尤盜藪。或潛械清

晝殺人而攫之金。飛簷穿壁。夜入人室。府君下車。嚴

爲敎約有王士毅者盜屍誣告府君廉得其實反坐之及其主謀之訟師王爵亭陳偉度一邑稱神諸盜亦稍斂跡踰月攝潮陽篆邑水陸汛凡五營脫巾而呼相望於道詢之則縣不給兵食半載矣邑故健訟豪紳劣衿蠹役吏書尤甚咼差緣爲奸利急則結黨空堂走東山以挾令時憲檄借運鎭平程鄉倉米三千石給兵府君曰此非計也曠時日且還運補倉費於何出天下豈有不完糧之邑哉揭榜通衢潮邑素號海濱鄒魯士大夫明禮義重廉恥邇歲饑饉急公

耆鮮。乃出無可如何。今年有秋。豈可仍居頑户抗欠之名。又五營兵丁。皆同鄉共井。非親卽故。汝等平日藉兵力自衛。寧忍坐視其枵腹顚連。且鎮平小邑尚能急公。有羸餘貸給。豈潮陽而甘出其下。通例糧米每石加耗一斗。今特從寬減。凡納本年者。每石耗五升。舊欠耗三升。取足奏銷之費。逋賦止問主名。雖父子兄弟析居。一無波累。本縣與士民休戚相關。縉紳衿監。宜率先完納以爲民望。給兵食。至於勢豪棍蠹。倘仍故習。或啚差作奸侵蝕。哄堂挾制。固不足辱本

縣之紙墨鞭箠矣于是紳士爭赴納十三都望風而趨啚差皆股栗莫敢不奉法者兵食以濟亦不借運程鎮也邑故有漁船四百每船例四金新令至必輸金以易新照府君峻郤之鐫石於泊舟之步妖女林妙貴者自號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號仙公建淫祠於邑之北關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煽黨凡數百人諸邑遠近踵至遣吏卒捕之皆言妙貴有陰兵恐攝已爲害府君親詣擒之庭鞫其狀具得所爲求嗣見夫聞者齒冷府君悉焚

其供狀姓名分別同惡二妖荷校於市衆共碎其首而斃之籍其居改建棉陽書院祀周程張朱五先生與都人士講學課文其中作棉陽學準立條約以官租二百三十石捐爲祭祀師生膏火之費正學興焉府君旣嚴治盜之法刦港截徑暮夜行竊動輒見獲盜多逸入他境邑人皆賀府君曰未也是將有大焉者偵其窩乃在百二十里潮揭之交葫蘆地諸邑盜魁皆在謀以衆由錢澳奪舟出海爲首者十有八人營弁議以舟師扼隘掩捕之府君曰不可調兵則事

洩賊驚且走不煩兵也密檄普寧尉選丁壯若爲莊普盜者兼程夜至葫蘆地圍窩者宅擒其首七人出軍械甚夥十一人者以次俱獲先是南澚鎮檄普提洋盜二人府君以出洋行刦其黨必多而廉二人者皆非是出之更得洋面積盜四十三人姓名吏曰此他邑盜也府君曰洋面商賈非吾赤子乎且是以隣邑爲壑也吾弗忍分檄潮揭諸邑勾致及兼攝潮陽盡獲諸盜行刦閩廣洋面拒敵官兵言之歷歷悉按問如律而計擒仙村樓馬仕鎮羣盜窩主也自是四

境綏靖民皆帖席邑故健訟期輒千餘楮訟師如雲府君時巡境内勸課農桑召父老問所疾苦具得其姓名府君曰傳語若輩倘能改過吾又何求有王元吉屍棄龍湫之野其弟煌立以活殺賺和告其怨家楊姓府君諦視煌立心疑之故設詞驚其約保乃言此訟師李阿椰蕭邦棉及刑書鄭阿二合謀嚇詐所爲然未知元吉作何身死也詞内有曹阿左案盜府君呼約保人命至重今未得兇首曹阿左不到汝賄縱眞兇當以汝代矣約保大恐翌日府君自普旋驗

夜過石埠潭鄉老幼列炬羅拜於道問何爲者曰我等無他素爲盜所苦今藉公無恙故喜而來迎束薪爲炬相送耳府君從容慰勞命掖其老者起因問遠近尚有竊賊否曰無之一老者附耳言龍湫埔有惡賊五人死其一則今日所驗之屍是已更言四人則曹阿左其一也質明約保以阿左至行竊拒捕三人者俱在事獨元吉傷重身死鄉人移屍溪畔而李薵諸人因搆煌立成此獄耳林軍師陳興泰者訟師之魁有監生鄭氏告吳阿萬等殺傷田主搶剝衣物而

吳告鄭霸海橫抽，又使人赴各憲轅首告。府君鞫之，則吳詞盡屬子虛。府君欵語謂吳：若等兩歲荒歉，田主不以情相卹，刻意取盈，若拒之，過當，事甚小。汝乃加以霸海橫抽，其罪甚大。倘直窮到底，則汝自罹反坐，罪大於抗租。此訟師悞汝，將柰何？吳叩頭謝：軍師言我有奇計，置欠租勿道，以霸海橫抽遍控郡省縣官，自不敢拘審，准則鄭之家破，即不准，遷延時日，欠租事灰矣。問軍師爲誰，曰：林軍師烱璧也。府君遣役疾走其家，及其案頭字跡悉取以來，則吳詞在焉。軍

師乃搢服陳興泰利丐者蔡阿竈屋地族人陳興覲先之阿竈病死興泰呼其弟阿辰阿完阿尾飲食之謂之曰我有奇計汝兄可得美棺衾汝兄弟不憂乏食乃命三人首舁屍至興覲門興覲大驚而陳蔡兩姓集屍所共斥其非辰完內恧以興泰所給米轉給人舁瘞之興泰陰誘阿尾於家以買地僥價打死抑埋告興覲具訴未質而府君詣會城興泰率黨窘辱興覲百端嗾阿尾復控於郡府君歸訊呼阿辰阿完至前曰事我已盡知汝二人前以興泰所給米瘞汝

兄信有良心。當不至餓死。汝以實言。不累汝。辰完盡吐其實。與泰猶堅執並無藏養阿尾。與覲乃誘阿辰阿完養於家。府君曰。此易辨耳。伊兄弟同乞食廟中。阿辰阿完面青黃。乃餓莩無食。阿尾面獨紅白。如宿飽。非與泰誘養而何。左右皆驚。與泰遂無復置辯。樂舞生蕭振綱銜舊怨。羣毆諸生陳詢益於道。而誣其包捐僥賴。以鄭桐爲証。桐稱武生。府君望桐非端士。問曰。汝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鄭棉紘。然則汝小名鄭阿桐乎。曰。阿福。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耳。府君曰。

今人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奕桐府君拍案大怒曰汝訟棍也僉名花押豈有各名字止書其半之理鄭語塞呼陳姓質之果梅花鄉訟師也振綱父嘉福亦諸生老矣呼之堂上曰鄭桐詭名已首服矣汝子行兇毆剝假劵欺官乃盜賊光棍所爲應死吾憐汝老舐犢事非本心以實告當曲宥汝子皆叩頭謝餓丐溺水死有鄭侯秩之妻告蕭邦武等五人毆迫落水其子鄭阿伯載屍以來母子杖哀哀動左右驗之則屍已腐爛府君

心疑勸令阿伯母子自行收殮衆皆駭愕府君呼邦武五人若等知鄭侯秩未死否皆曰不知然則若等自甘償命乎皆涕泣府君曰無益也侯秩舊充保正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更逃遁行詐耳潮之逋逃藪不過惠來海豐甲子所碣石諸路亦何難獲越五日邦武果於惠來獲侯秩以歸觀者如堵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伏地請死并獲其造謀之訟師陳阿辰並治之潮人以爲死丐得妻子也府君治獄固嚴然詳慎周至多所平反盜賊罪狀未著者輙釋之大辟

或竟日不食。訟師治其尤者。小犯則反覆開導。戒以自新。人皆感悅。至於翻李振川之成案。力爭兵丁蔡高之非辜。雪劉公喜文實之冤誣。折林賢娘之長舌。人以爲包孝肅復生。政聲大震。然府君性伉直。治獄平反數與上官忤。忌之者亦日以起矣。初制撫以潮屬數饑。請於

朝。撥省倉西穀貯各縣備賑。惠潮觀察故爲廣州守。自請以存留穀價糴運。省勞費。運官船户。挾勢甚張。沿途盜賣雜取扁穀糠粃。和以水。各縣吞聲。府君盡得

其實寘船户於獄運官稱觀察之命請釋之府君以
事經通詳不許觀察銜之屬藩臬誣揭六欵裁賍千
餘所革漁船例金其首也漁人賫石刻鳴寃弗省奏
上奉
旨革職而觀察旋陞臬司周納成獄二邑士民奔走欷歔
挈榼提筐相望於道惠來人王希五年八十餘携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爲饋拄杖行二百里謁府君曰天
乎公乃至此涕泗交下制府郝公再訊心知其寃貽
書撫軍謀昭雪諸公固持之然粵中官民無不知其

寃卽諸公亦心知之而不能悔也。郡守胡公延修府志。出府君於獄。諸欵賴士民投匭上官同寅傾囊集賍。依限結案例得回籍。制府鄂公素稔府君才名。留府君幕府。相得極歡。是時郝公方調總督福建。而臺灣諸番作祟。固要入閩。府君感鄂公意厚。固辭。爲條陳臺灣十事。十年冬。鄂公具摺申明被誣始末。奉

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

見。奏對良久。

命署廣州知府。

賜御書諭訓詩文及貂皮紫金錠香珠等物。

溫綸獎勵。蓋異數也。府君自以受

皇上殊遇。廣州省會重地。旗民雜沓。番船出入縱橫。而香山澳門。紅夷築城設砲臺。居然天險。思所以調劑振刷之以上報

國恩。酬鄂公知己。故至。則謂不孝雲錦曰。吾以身許

國。自今。家事汝任之。愼勿溷吾也。詎意天奪之速。抵任一月。遽齎志以歿耶。嗚呼痛哉。府君素强健。抵任後偶憊。以爲長途受暑。不爲意。六月二十日。忽患痰喘。

翼日疾革謂不孝等曰我無以報

皇上汝等當勉勵爲

國家有用之人才繼我未竟之志問以家事不答頃之纊屬皆雍正癸丑年六月二十二日辰時也距生康熙庚申年八月二十七日未時享年五十有四嗚呼痛哉府君治家寬而整與叔父同財終其身病近世兄弟多不相屬立宗子法旣通籍未嘗一日忘貧賤茹蔬衣敝親友急至納質稱貸而予雖歷患難未嘗輕受人一錢少時以文章經濟自命晚年一意濂洛

關閩之學。闢異端斥佛老。在潮日。謁大忠祠。見佛像堂皇。問吏此祀文丞相。佛何爲者。吏曰。丞相在佛座後。視之果然。府君曰。僧可杖也。汝潛移佛像。踞佔忠臣宅。是陷佛於不道也。且春秋有司致禮。俎豆以羊豕。佛其安坐而饗之乎。亟命撤去。移文丞相中堂。乃拜。其嚴氣正性類如此。在官以人心風俗爲急。簿書應手裁決。嘗自言惟誠可以生明。惟勤可以補拙。其遇事。一以忠信爲主。不爲苟且務外以徇人。深求乎理之所以然。而盡其所當然。昧爽而起。夜分而息。故

事無不豫家居嘗以豫名其齋然伉直之性不以勢怵利誘而少有所回護顧惜故不免於忌嫉而正人君子壯其節亮其心終愛而敬之也雅意著述風雲月露不以染其筆端見忠孝節義必紀之修一統志盡海內外之山川風土百變雕題鑿齒之情形無不瞭如指掌東南海疆尤熟悉而加意焉病宋史繁蕪嘗於潮陽獄中釐正而欲更修之未就今存於家在獄踰時色怡而貌益睟誦讀聲朗朗出金石識者有以覘其所養而知其復起也既起矣遽然以逝天也

尚何言哉所著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學六卷東征集
六卷平臺紀略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
修史試筆六卷俱付梓行世女學最先出平臺東征
成於征臺幕府學準公案成於潮普署中鹿洲初集
則分年而輯成之修史試筆則在京與高安相國編
訂歷代名臣傳所成也配恭人許氏有淑德與府君
相莊共甘苦男六人長雲錦福建水師提標功加署
都司僉書娶林氏浙江定海鎮總兵官諱亮女
御前侍衛朝翼妹次雲龍業儒娶林氏甘肅巡撫贈尚書

諱日瑞曾孫庠生諱從龍女三雲翔聘處士陳諱天珠女四雲翼聘黎氏巳丑進士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諱致遠女俱許恭人出五雲鷚未聘六雲燦聘王氏候選縣丞管理廣東海坐塲鹽務諱湄女庶母林孺人出女二長適都司僉書管漳鎮左營把總事江諱蓋臣子邑庠生漢次許字太常寺卿黃諱性震孫邑庠生諱尚柔子日焜俱許恭人出孫二人成德雲錦出成功雲龍出俱未聘女孫一許字南澚鎮總兵官聶諱國翰孫水師提標中營把總世雄子麟

瑞雲錦出府君歿後之旬有二日鄂公及上官同寅
諸君子憐其貧歛金以助得扶櫬歸于家不孝等惟
府君祿弗償德業弗究志用圖所以昭後取信故不
敢飾虛辭以累府君謹灑血撰次平生行實伏冀
大人先生采擇而誌諸墓焉謹述
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高安友生朱軾頓
首填諱

鹿洲初集卷一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書

上陳大中丞請修明史綱目書

國有史官助賞罰者也（直起老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若勝國史尤爲殷鑒史所重在褒貶是非非止記事記言作行狀日錄已也是以垂法戒昭勸懲誅亂賊干旣死

表芳徽千千載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鈇鉞古之史不一家司馬子長創本紀列傳書表諸體班氏父子仍之易書爲志歷代作者自范蔚宗以下皆祖馬班而史才史筆遠不及矣涑水司馬溫公本春秋編年之法輯成資治通鑑治亂興亡瞭如指掌而義例未精予奪不無失當紫陽朱子因之作爲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繼春秋紹先聖筆削之旨元儒金仁山斷自唐虞爲

補前編明憲宗命儒臣商輅等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曆中渭上南軒又雜采宓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闕如也我（入題）皇上弘開史局命諸臣纂修明史經歷多年草野愚生不登館閣無由披覽一二茫然弗知其體裁大抵遠紹馬班爲二十一史之續竊不自量欲進一言以爲有明一代綱目不可不宗紫陽而修而繼之當高帝奠鼎金陵肇造區夏天錫智勇經營弘遠比及仁（有明列辟賢否興亡數行該括）宣之世綱舉目張頗稱願治英宗北狩南内奪門社

稷宗廟殆哉岌乎孝宗君臣兢兢業業海內乂安爲有明列辟之冠其餘不足觀矣閹寺執柄于中權奸蒙蔽于外大禮聚訟三案紛爭客魏造妖縉紳慘毒兵虛餉匱盜賊蠭起綿延至於懷宗則雖有善者無可如何然身殉社稷猶不失亡國之正也若開國繼體之初而有建文遜國之事

千古非常大變

尤世運之丁極否逆賊起自一家忠良殄其噍類天地晦冥三綱淪斁不幸

此忠臣義士所慟哭流涕者也

其身多歷年所又不幸其傳諸子孫世數久長使當時附和倡亂反顏事仇之輩得全其稱功頌德文飾

三百年無人說破

叛逆以靖難之名而二三百年莫敢有昌言正論扶天理而植綱常斯亦古今第一恨事也則有明綱目之作烏可已乎二百七十年中命令之施綱紀之布民生國體安危休戚之所係不爲大書特書振千秋之衮鉞開萬古之聾瞶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其何能不扼腕三歎也生懷此已久而力不逮志旣苦勞筋餓膚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明窻靜几之下又以徵信

眞可謂有心人

書籍須充棟牛食貧不克自致每思及此終夜憮然恨不得當世有力大君子留心此道者爲之執鞭供

筆削校讐之役幸際執事於今日可謂千載而一時

執事剛方正直胸境無偏私之累復當寬大不諱之（必如此乃可修史）

朝是是非非無所牽掣可以春秋之直道行之任撫

循閩疆之重順風而呼可謂貧無其力乎敢請動支

無礙錢糧開館纂修廣求明代書籍以備徵信擇淹

通有木識心術醇正之士一二人與生共事執事綜

其大成補百代之欠缺豐功偉業與紫陽並不朽矣

執事氷蘗之操非人所及每秩滿遷官必將所積羨

餘呈進內帑區區修史之費諒無介懷以貫朽無用

之財爲不朽事業之用

九重聞知以爲所進於上者多也草野愚生罔識忌諱惟執事諒察

或謂明史難成以明代邪正混爭斷斷聚訟之案多也余謂他案皆小惟燕藩一案天昏地黑爲千古非常之大自殉節諸君子外無有一人能覺其非者最可恨是靖難二字文篡逆以美名後世讀書談道之君子亦從而靖難之喪心病狂可爲痛哭流涕此有明一代綱目誠不可不作也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鹿洲成明史綱目亂賊將安所逃乎天假以權予日望之

上車學憲請補漳浦縣鄉賢書

鄉賢之有祠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也至今日而直道泯矣宋教授黃灝曰凡祀于學不以功德名位諸不在六藝之科不知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義不知正心誠意脩身謹獨之學者咸不在列蓋祀典若斯之嚴也今則不然子孫之貧富貴賤即祖宗之賢否進退雖有庸傜不顧名節一子富貴盡蓋前愆金帛之佈置吏胥之慫慂當事以為賢則從而祀之鄉之人無如何也不幸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即忠

顧名思義無限感慨

江河日下一至于此

冷雋

貞壐天壤學行冠古今終不能分賢祠之俎豆前輩謂今鄉賢爲有力者祠堂嗚呼不其然乎漳浦鄉賢祠祀唐潘存實宋高登陳景肅楊仕訓以下五十六人文章氣節理學經濟忠孝隱逸之彥亦既彬彬可觀較他郡邑爲獨盛中間或有富貴倖邀名浮于實者亦不過一二人無大刺謬較他郡邑賢祠之濫收則又相去霄壤不可謂非學校之幸也惟是子孫式微將伯無力忠貞壐天壤學行冠古今而不能分賢祠之俎豆者亦往往有之不惟有之且指不勝屈非

天下通病可爲浩嘆

生斯土與宦斯土者之責乎理學宜祀也則有宋蔡蒙齋元鼎明陳布衣眞晟元鼎當五季衰亂隱居不仕講學大帽山麓生徒至者千人所著語孟講義大學中庸九經解洪範會元等書朱文公扁其祠曰立志聖賢眞晟學問純粹嘗詣闕上書請補正學上程朱正學纂要作心圖二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與周子太極圖說相發明又作正教正考會通規制詳密學士張元楨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卒後四十年

舉祀鎮海鄉祠今衛廢祠沒浦邑生長之鄉鄉祠併之其生此不可不補者也（條晰明白叙次老潔）忠烈宜祀也則有若宋陳格明周宗起涂仲吉陳格爲宋海舟監簿帝昺既亡從容死難于崖山有忠義六詠兄植斂袍笏招魂葬之周宗起洪武進士任寺丞建文帝之難父子俱投兲川死涂仲吉以太學諸生聞黃道周詔獄不憚數千里伏闕中救忤旨廷杖至百下錦衣衛究蘜苦楚萬端搒其指盡折不少挫懐宗感悟與道周俱論戍尋赦歸明亡不食十餘日嘔血而死著書立說有功

後學宜祀也則有若江晉雲環環爲平湖令廉能著聲爲御史方正謇直所著詩經衍義一書爲士林所宗有裨後學甚大浦邑雲霄朱子祠土人私議以晉雲配享蓋佩服其書不忍忘所自也經明行脩直言敢諫宜祀也則有若陳汶輝何楷汶輝元末隱居明太祖屢徵不至比之伊呂孔明及天下既定以經明行脩應詔授給事中終大理少卿奏除吳松征稅辨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德輿之被謗復疏請法程顥所陳十事山東張廉使某鞭笞内戚太祖欲處

以大辟汝輝力爭封還御旨帝怒遣指揮押赴刑部至金水橋賦詩投水死太祖悼之敎指揮製文祭焉何楷天啓進士以魏忠賢擅權不謁選而歸講學紫芝書院崇貞時爲諫官劾撫臣楊一鵬按臣吳振纓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又疏禁止內操及愼刑八議楊嗣昌奪情楷與黃道周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先後糾參長安謂之奪情五諫楷執法不避權貴遷南禮部丁內艱歸鎮海學宮傾頹楷更新之平生好學不倦淹博爲黃道周所推服著孝經易經訓詁詩經世

本春秋繹等書居官廉能知人造士宜祀也則有若蔡思充林宰思充爲東陽令廉名大著有不取民間一寸絲之頌拔倪元璐于稺齡卒爲名臣在太常時以議許世子不嘗藥忤璫告歸尋起刑部多所平反極陳科場關節蘆州蕪關數大案辭義激烈終工部尚書事親孝與人恕而臨大節決大議確然不可拔沒而人思之林宰爲四川布政使政聲大震樊龍樊虎之變親援桴鼓以勵將士名女土司秦良玉設計擒之分典鄉會試得鄒之麟劉之鳳耿如杞林贄等

皆一代名豪識馬世奇于童子中時稱冰鑑以兵部侍郎致仕居鄉善行尤多有販夫以同儕待宰宰亦笑受之雅量高致時人莫及也骨鯁性成臨大節而不可奪宜祀也則有若盧化鰲林銘球黃易化鰲爲縣令以執法忤湯賓尹而賓尹重之陞吏部主事文震孟推其勁節而魏璫忌之與楊漣左光斗等二十七人同下詔獄削籍歸崇貞初錄用東林諸君子起復原職陞文選郎中以病乞休林銘球爲御史彈劾大閹王坤薦起黃道周論救魏呈潤治勳戚不法者

糾總督梁廷棟直聲震朝野按楚特參岷王長史貪虐不法狀爲王反訐幾陷不測黃易順治進士授歸化令氷蘗自矢禦藩商去悍弁赫赫有廉能聲耿精忠反易大書署壁云一日在天地之間取義成仁無負所學無負所志百年存忠孝之念致身竭力不忘乎親不忘乎君遂削髮變姓名從間道入粵粵東繼叛潛迹江右聞 大師入閩乃詣 康親王王嘉其忠疏聞于 朝方奉
旨議叙而遽疾卒贈按察司僉事賜祭葬祀歸化名

宦焉是十三君子者方輿之砥柱暗室之明燈非徒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也或載國史或載理學源流或載省志郡志邑志非鼎元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鄉先生可祭于社與黃瀾所云祀典正自有合而明禋久缺或二三百年或百十年莫有過而問者謂秉彝好德人心同然其誰信之今之從祀者既不必如瀾所云如瀾所云又以子孫之故不得從祀九原有知能無抱恨于燕詒哉夫顯微闡幽維持風教官斯土者之責也表揚前哲獻納芻蕘生斯土者之責

三代直道

也上下各有專責原不必問諸其子孫其子孫之式微者中絕者固無俎豆之想其子孫之稍能自立而有志者或以學校祀典聽之公論不敢佈賂營求以污其宗祖是正人君子終無舉祀于鄉之日也漳浦黃石齋先生祀典尚遲至今幸蒙執事表彰忠節舉祀鄉祠諸君子或爲石齋前輩或與石齋共事爲所推服或舍命相救與石齋同患難則與石齋同歆俎豆亦事之不可已者也但今一旦而補十三人未免

索性祀時算說得透徹

驚世駭俗且近來陋規文書經歷之處各衙門胥役

俱有需索今一旦而補十三人上下無一錢之獲其（反激之使不得不）勢亦決不可行（行）草野愚生惟有姑存此論而已矣然天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爲之祀典不當一人已覺其多名教有光百人猶以爲少或就中斟酌擇其（故寬一步）無後者將泯沒者而先祀之俯仰今昔鼎元益痛心（起下三）三人也（段）周宗起當燕王簒逆之時父子俱投琴川死是方孝孺黃觀之流亞也縣志載宗起事實竟不能詳但云史逸其名鄉無傳祀室廬墳墓尚在檬潭其子既忠且孝併不能舉其名氏則自今以往百年十

不得不先舉祀

年安知不併琴川之事而泯滅之精忠貫日兩世捐軀其報如此此忠臣孝子所慟哭流涕者也江環詩經衍義一書闡紫陽之精蘊閩人應制舉者莫不奉爲正宗今縣志併逸其傳止著書門類附載一筆而已鼎元再三博訪文獻求其軼事杳不可得近始於莆尾江氏家乘得其泣平湖試御史建國本救纍臣數事其平日鏤心嘔血著成一書幸已風行海內又不幸不得一賢子孫能傳其事未百餘年風流歇絕載筆君子又不留心考究郡邑志乘遂致闕略倘不

傷心入骨固鄉後學之責也

及今表揚後之人其孰能知之乘人之車食人之祿且有全軀保妻子者涂仲吉藐然諸生又在數千里外伏闕陳言自蹈湯火至于廷杖折指不少挫衄較之高登陳東其難更甚論救石齋兩疏淋漓切直忠肝義膽照耀寰區此尤古今之奇人可以愧凡爲臣者昔與石齋同患難今不得與石齋共歆饗亦事之深可痛者也以周宗起江環涂仲吉三人之彪炳宇（關係世道人心非同小可）宙尚且寂寂無傳幾于泯沒則輕塵弱草之論將灰爲善者之心顯微闡幽維持風敎寧非今日之急務

乎必不得已擇其將泯沒者而先祀之則此三人確乎不可易矣蔡蒙齋陳布衣二先生非時代所能泯沒陳汝輝何楷盧化鰲林銘球等諸先生國史鋪張亦可無慮泯沒然祀典有缺終留一方之遺憾今日幸遇執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天下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為之舉動無私心合天理而當人情卽日

何事不可為

補百賢不虞其驚世而駭俗況僅僅此十三人哉鼎

身分

元為世道人心計懼先哲之懿行湮沒不彰不揣固陋妄獻芻蕘字多繁冗詞不雅馴伏惟執事勿吝覽

觀酌其可行者而表章之庶無失鄉先生祭社之義史遷所謂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鼎元將爲十三先生拜高厚之賜矣

援引以欣動之

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五決無當前昔人評昌黎詩吾以移贈此文

上宋觀察請修漳州府志書

竊惟古今不能一日無治亂是非沿革損益之端則不可一日無史天下不能使一方無治亂是非沿革損益之事則不可一方無志故夫郡邑之有志亦猶國之有史也鑒於國史而知往古興亡得失之故觀於郡邑之志而知一方風俗之淳漓民生之利病疆域之大小山川形勢之要害戶口田賦兵防學校之盛衰前後有司之賢否忠孝節烈理學經濟高人逸士之屈伸消長較若列眉是以一方之士一方之長

洒然而來不可遏抑

需夫郡邑之志也比之國史爲尤甚漳州郡志自萬
曆後無增修者舊本亦散佚不可得故漳士多白首
未寓目焉鼎元於甲申初夏在學使宮坊沈公官署
始見抄本殘缺蕪穢烏焉魚魯翻閱未終掩卷三歎
爾時欲進一言而學政繁多輶軒奔走於道路未敢
啓口復念纂修國史者史臣之事也增修郡志者司
牧之職也責有所屬而任各有專重也然則孰爲一
方之司牧將非觀察與刺史乎觀察刺史所以教養
一方之吏民者也教之則宜使之知所觀感養之則

頓

純是韓蘇氣息

宜存其因革盛衰興利去弊之由郡志不修而欲化
民成俗使人慕善而戒惡也難矣故觀察刺史之宜
修郡志也比之史臣修國史爲尤甚（又一頓）且漳自萬曆以
後文章氣節理學經濟之儒比肩而起若周綿貞黃
石齋林浴元陳平人亶州何黃如諸先生國史猶能
鋪張梗概以昭示將來而本州獨闕焉尤非所以表
明教化廣勵人心之道也（又一頓）鼎元不敏竊謂吾漳郡志
之宜修比之他郡爲尤甚第史才史筆自古難之非
當世之鉅公宗匠不能留心於此而非當世之鉅公

宗匠亦不能操筆削之柄所以聽其蕪穢殘缺而有待於今日也執事以雕龍繡虎之才生名宰相之家日承冢宰公庭訓五車二酉之書固已幼而學之自膺簡命來巡海邦未數月而汀漳之民皆言執事之善於養人利弊無不悉也善於教人勸懲無不周也孰不踴躍激厲以自奮於今然鑒於古者猶有闕也（妙妙）則郡志之增修舍此時其何待乎（轉折入古）今設或告執事曰有一人於此耳目聾瞶手足痿痺心痗腹瘕中有蚘聚良醫見而憫之爲之藥以調劑之手足腹心之疾

皆去獨聽其耳目之聾聵而不爲之所執事且以爲何如醫也今夫郡志是一郡之耳目也執事下車以來手足腹心之疾皆治之矣而耳目之司曾不加意漳士民必且咨嗟嘆惋謂遇鉅公宗匠而亦猶然苟安則有終於聾聵而已矣士君子居得爲之時遇不得不爲之盛事進退前古昭垂來葉非獨有裨一方亦且聲施於不朽此蓋曠世遭逢難以多得者也必欲讓大美於後人竊爲執事惜之請擇縉紳先生山林遺逸及多士之博洽者分理其事各抒聞見執事

總其成進退而筆削之以作史之三長成一郡之志書易易耳鼎元年少狂妄亦知出位之謀近于杞人之憂但上書言事古之人有行之昌黎南豐眘山父子皆自薦拔以求進用慷慨激昂言之亹亹忘倦泥鼎元於世無所求而汲汲以陳者有身分又皆世道人心之所係是以冒昧而忘其僭越之罪焉

此鹿洲初年作也似不免八家氣習然其氣已辟易萬人如生龍活虎不可摸捉駸駸乎莫之能御也

上張大中丞書

伏自去冬拜別函丈已經十旬山川遼遠未嘗肅柬問候疎慢之罪莫可名言二月二十六日承辱書名鼎元即赴三山三月九日又承來書十一日蒙本郡太守敦促起行十二日又接巡捕官傳諭待鼎元甚急鼎元何人感愧交集深惟執事以中州大儒倡絕

鋪張盛事以見不忍不行

學於海表九郡一州之士望門牆而不得入者何可勝數鼎元漳江小子鹿鹿無有寸長侍側一載回家

知已之感亦不忍不行

未及四月又蒙屢次徵名固宜聞命即行疾走七八

百里猶恐其後也然而事有所難欲陳於長者之前（轉筆矯捷）則有瑣屑冒瀆之罪默而不言又有違命之愆若執事肯加寬恕略賜觀覽知其實有隱衷非敢有所希冀則請得而言之鼎元幼喪父賴祖父母及寡母黽勉提攜以至今日今大父年八十有九大母年八十有二去日苦多此境豈能長得（至情）況自高曾以來世以詩書爲產業堂上有耄耋之親郭外無升斗之田筆耕舌耨尚不足以供菽水豈容遠適他鄉以饔飧細事貽老祖之憂哉且所憂者尚不止此鼎元有弟已

情景悽惻

長而未成人有妹愆期而不能嫁每思及此中夜起立況乎老人善憂安能一刻或忘加以先君之柩歷年旣多未歸於土淒風苦雨之秋淚未嘗不潛潸下

有此一段方見身分之高不涉願外形迹

也夫鼎元雖不才頗知義利之辨苟爲非義之獲雖千金在前不以易吾素豈肯妄受人憐有所希冀者哉所以孶孶汲汲筆耕舌耨者亦自竭其力以奉其親無一毫願外之意也少時狂妄喜爲文詞自日侍執事細觀先儒之書始知聖賢之道終身行之而不

近裏着己方是聖賢大道

窮然其最切者不外人倫日用之間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皆是道也今也有九旬之祖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弟妹而不能爲之所自逃

沈痛極矣

其身於七八百里之外以博美衣豐食卽使學問宏博推倒一世執事亦何取乎此等人耶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教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鼎元今日所以躊躇再四欲行不能明知違命而不敢顧正深體執事之心者也不然鼎元蓬茅下士耳以大儒開府之尊忘分而敎

誨之。豈不爲榮。又有萬卷足以供探討。良友足以資講習。豈不爲快。客歲追隨。獨蒙格外顧盼。恩禮之隆常往來於胷中而不能去。豈忍久離左右者。（此是實情）今且勉强經營。若得苟完一二。卽疾趨赴省。恭承至敎。固所願耳。平生恥言家事。雖親故有問。未嘗一答。（在曩日以不言爲高）曩侍執事一年。亦不敢稍露毫末者。蓋恐形迹之間。似乎有所希冀也。今承不棄。徵名再三。若復默默無言。則恐（在今日不得不言）執事不知其所以違命之故。將責以自暴自棄之罪。故敢竭其愚衷。伏惟俯垂鑒諒焉。

眞誠迫切聲淚俱下處處占着地步恐涉願外希冀之疑是其身分高處昔人謂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吾于此文亦云

與友人論浙尼書

天下尼僧惟浙中最盛卽杭嘉湖三府已不下數十萬人其係本人自願出家無十分之一也（便酌人情以立言）皆因少時父母貧寒爲老尼所惑鬻與爲徒洎乎長大不能自脫而凡爲尼者又皆多購致閨女欲使教門興旺長養禁錮終其身無婚姻之日夫人情不甚相遠男欲婚而女欲嫁雖在聖賢必不能易（粹然儒者之言）今無故驅此數十萬人長吁短嘆於清冷寂寞之中卽使果守戒律盡屬氷清玉潔其怨氣已足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剴切昌明尺幅中無數煙雲）

災況其踰閑蕩檢多有不可問乎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斯盛王之治爾士君子居宰（當路應銘諸座右）相之位則必思燮理陰陽任民牧之官則必圖移風易俗豈得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哉（因仍苟且者只坐此說耳）愚嘗過蘇杭之閭見街巷標榜下胎神藥絕孕奇方不勝驚嘆謂風俗之壞何爲一至此極市人爲余言皆爲蘭若尼僧（痛快）而設然則蘭若之名乃青樓之別號也以此蘭若之人往來士庶人家小則耗人財物大則辱人家聲其爲風俗之害可勝言耶足下今者有世道人心之責

諒不忍漠然視之發政施仁遂彼室家之大願知高明必有以處此矣

正大光明所言皆天理人情之至非夫狂生好爲大言掉弄舌頭也須知此事關係氣運風化沙汰罷而三綱紊前事之鑑可爲寒心豈無見及此者耶抑知而不言耶此文一出其沙汰尼僧之兆乎拭目竢之

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揖利涉爲民生之大利

（重提大利大害）

其閒宵匪潛伏出沒行刼亦爲方隅之隱憂盛京一帶灣岸向來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冷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閒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刼掠之

（高唱徹霄）（此無賴者）

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賊不過一二無賴饑寒

（皆可爲巨賊也防微杜漸不可稍弛）

逼身犯法潛逃寄口腹于烟波浩蕩之際而往往不

（不弭）

能廓清歲歲爲商民之患則以商船不能禦敵而哨

船不能遇賊之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跳登舟露刃脅舟人駕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漁船則詐稱買魚又跳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便敢公然行刼此粤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亂流以截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砲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身重滯難以走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綑縶賊或收其財物將船放回或連船刼駕他往雖不願從亦暫相依以冀旦晚刼換一入其黨則與

○東○寧○之○遠○可○爲○太○息○

之化日久日多遂分爲一二船勢漸以大此等小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即惶恐下帆又有砲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船皆有身家斷不敢思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而且一船下水必有族鄰鄉保具結地方官查驗烙號給與護船牌照方敢出外貿易此等有根有據之人豈不可信而必禁攜

○法○不○良○貽○害○匪○淺○

鎗砲使拱手聽命于賊若以族鄰保結不足憑則不應給與牌照既可給與牌照則可聽其隨帶防船器械倘得請 旨勿爲拘牽弛商船軍器之禁則不出

數月洋盜盡爲餓殍未有不散夥回家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從何捕起風濤險惡性命可虞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澳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陡遇颶風未嘗不自憂覆溺各省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垵墺可避颱颶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出洋以行刼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候無不同也向來各省巡哨實心者少閩海經臺灣變亂有懲羮吹虀

清本塞源亦一快事

情形如指諸掌

之思稍異從前積習其他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每欲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旆徐行一二月未離江干又于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是何異呼賊船而使之避（可發一笑）也若使巡哨官兵密坐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賊船嚮邇可追即追不可則佯爲遜避（籌算無遺矣）之狀以堅其來挽舵爭據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胯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比目並肩不離順風施放砲火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罐火藥桶一齊抛擊雖百賊亦可禽也所有銀錢貨物盡賞士卒勿許將弁

自私自利首功兵丁拔補把總將弁以次陞遷兼得
洞悉人情
掩抑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食以
思出哨也抑愚聞在洋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
尤宜加意於粵東粵俗悍鷙貪頑不必財物豐多但
殺一人可得銀五錢則欣然以爲勝屠一豕自潮州
沿海而下千有餘里半以攘奪爲生涯水務習熟往
來如飛而廣惠肇高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操戈
忍辱含垢相習
載大纛以出剽掠富商大賈地方官不敢過問或家
已久真洞燭肝肺之言
人衙役爲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爲不知而姑息焉

彼此相蒙幸免盜案叅罰將來流毒不知其何所屆此則杞人之隱憂詎可以其天涯絕域置爲荒遠而不足介意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半月之閒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敢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頌也

關心在此

偷目前之安釀莫大之患賈長沙之痛哭良有以也篇終條陳大勢深識老謀或且以爲狂生多事豈不悲哉

論邊省苗蠻事宜書

楚蜀滇黔兩粵之閒土民雜處曰苗曰猺曰獞曰犵狫皆苗蠻之種類也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爲生苗附近郡邑輸納丁糧者爲熟苗熟苗與良民無異但性頑嗜殺或與漢民有睚眦輒乘夜率衆環其屋焚而屠之白晝出鄉井五里則惴惴憂其不還是以亦畏漢民而尤懼官長此可以教化施恩法令馴服者也但土民之頑順惟視土司土司多冥頑不法坐縱其行兇殺奪而因以爲利卽使事跡敗露大吏督

責無絫罰處分之加乎其身是以無所忌憚而敢于（立法宜亟）無所不爲也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極可憐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所自有愚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民歲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加多十倍土司一日爲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下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種種朘削無可告訴聞昔年有闔村離散呈請

苗情大可見

地方大吏改土籍歸流官管轄遂有更生之慶曾未

矣

幾時而土司輩賂關說又復改還土屬丁壯舉家屠

罪不在苗并不在土司矣可嘆

戮妻子沒賣爲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聲飲泣忍受

摧殘然其望見天日願如漢民沾被 皇恩則千萬

如泣如訴

人如一心四五省如一轍也愚以爲苗猺獞黎均屬

朝廷赤子當與漢民一例軫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

責亦

吏加意綏輯使知孝弟禮讓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

兇殺奪倘土司暴虐太甚或其民有行兇殺奪俱將

定法

該土司照漢官事例參罰處分苐漢官有罰俸降級

革職而土司無俸可罰無級可降革職則子孫承襲仍舊爲太土司得以暴虐其民愚以爲惟有削土之一法可令土司畏愼請題定削土則例照所犯重輕削奪村落里數以當罰俸降級所犯重大至革職者相其遠近强弱可以改土爲流卽將土地人民歸州縣官管轄勿許承襲併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願呈改土籍爲漢民者亦順民情改歸州縣其深山窮谷流官威法所不及之處則將所削之土分立本人子弟爲衆土司使其地小勢分事權不一而不能爲

區畫極悉

善策

害將來教化日深皆可漸爲漢民至山中生苗責成
附近土司招徠嚮化一體恩撫如此數年之閒生苗
可化爲熟苗熟苗可化爲良善不特五六省地方享
寧靜和平之福而自唐虞以來僅傳七旬舞干一格
者至我
皇上而悉爲衣冠禮義户口貢賦之區此日之堯舜
賢於唐虞遠矣
如身歷苗疆而悉其家事者諸葛君之巾扇風流
如是如是削土以定處分固妙管見以苗民旣不

甘受朘削何如裁去土司盡隸州縣土司雖悍其伎倆止此盛朝威靈無遠弗屆何憚而久不為此乎司封疆者無一言及或亦有所戀而不能割也苗民無罪罪在土司至賂行于大吏而土司應邀減等矣可嘆可恨

鹿洲初集卷二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曾之評

書

與荊璞家兄論鎮守南澳事宜書

起便見地方關係不容忽略

南澳為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洛嶼料羅烏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

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澚入粵劫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散斗劫少無所利者則汎舟順流避風于高州海南等處來歲二三月土婆湧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澚入閩所以南澚一鎮爲天南第一重地是閩粵兩省門户也是水師第一畏途鎮南之法以搜捕賊艘爲先今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不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蒱以爲娛樂還延期滿揚帆回汛賊影連䑸劫掠莫過而問或上台

督責不得已稍稍出洋則大張聲勢揚旆徐行又于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巡哨通病）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若相體諒不來衝突自於他處行刦俄而失事之處偶屬他鎮地方則此鎮自相慶賀以爲賊不敢犯吾境是則今日沿海水師之通病也吾兄前在溫州威望素著搜捕賊船如探囊取物海島亡命之徒望風遠遁浙江提督吳公總制覺羅滿公僉謂兩省將才無出兄右

皇上眷兄勞績一年之中超遷大鎮又使官于家鄉

晝錦殊榮則所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巳增宗族鄉黨之光必有其道矣凡人困抑下位每不憚艱難險（說盡世人病痛）阻思建功名及功名旣成身家爲重無論追風逐濤出入水天茫淼之中非其所肯即求一二留心海務（直抉病源）督責將弁亦難言之蓋富貴之氣移人最深養尊處優盡改前轍固其宜也上偷安則下怠惰營伍廢弛（數句可入語錄）則士卒弱將帥素尸則盜賊恣自古及今必然之理前人有言曰官怠于宦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懇懃勸戒可銘座右）覰兄無以開府滿盈常如新進之日抖擻精神勤勞

哨緝一洗向來鎮弁積玩逡巡畏縮之習夫昇平小醜有何難治海洋雖寬得其要（有經濟在）如一室耳去接賊之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選死士精器械愼機密搜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日恩威並濟必有大服軍士之心雖使赴湯蹈火亦無所避又當知弭盜之源在乎民風士習課農桑修學校（此灣鎮所可行者非套套語也）以養以敎自然不爲盜賊治其本也鼎元不敏敢抒管見略陳數事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惟吾兄察之

一哨船之接濟宜察也匪類逃躲外洋非能不食

而操舟徒手而行刦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糧米物食然後能久延濟以火藥軍器然後敢敵殺論者多歸咎漁船不知漁船所帶糧米斗石能濟幾何火藥軍器犯禁之物惟哨船可以攜之（平情之論）向來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濟如東隴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海港沙汕頭海山柘林井洲各處哨船無一不接濟者而東隴海山南洋三處爲尤甚每猪十隻價近百金米十石價五六十金火藥鳥鎗藤牌軍器價皆十倍潮人

謂坐港之利勝於通番此之謂也夫民船犯禁官兵可緝官船作弊孰敢攖鋒是在鎮主留心稽察無使復蹈前轍海孽之肅清思過半矣

一兵丁之老弱宜換也　國家糜費金錢養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將官蔭空糧老弱充軍數可用者幾何南澳之兵老弱參半膏粱子弟厠身行伍生事賭博逃避差徭此之不可不汰也然沿襲既久驟行裁革未免怨聲沸騰有苛刻之議鄙意老弱之兵及病船不能衝風破浪者皆

不可不慮

另造名冊准舉餘丁自代併不必問其爲眞餘（善處之法）
丁假餘丁但人材精壯武藝高强則補之一舉
不佳則再再舉不佳則三三舉而不中用則除（此最）
之官自招募勇敢强力之人以補其缺勿于此
中取利焉則兵皆精兵無虛冒名糧之弊而又（要緊）
于每月三六九期勤行操演考其技能工拙而（兵法）
賞罰之使兵識將意將識兵情此然爲一方雄
鎮知所向之無敵也
親隨之精銳宜選也雖有猛虎無爪牙不威雖

有名將無左右不雄況殺敵重事可無心腹親軍死生不離者哉鄙意鎮兵既選練精壯又于精壯中拔其武勇超羣才能出衆者約三百人爲巡哨親軍特加優卹每出洋則與之俱又于三百人中擇其武藝尤精敢死不二心之士約五六十人爲親隨待以心腹休戚相關一遇有把總缺出量才拔補以鼓勵之擒獲賊船有金銀貨物按其多寡均分之凡隨行出哨之人共沾其惠切不可自私自利有臨陣盡力功在衆上

要緊

者倍加優賞遇缺先補則敢死之軍勇氣無敵
一遇賊船如鷹攫兔功名財利悉在此中皆將（必然之勢）
翹首跂足惟恐鎮主之不出哨也

一哨船之軍器宜審也北人乘馬專以弓矢見長
南人乘舟角逐于煙波浩蕩之際當其相距遼
闊則弓矢無所用之及兩船既交一人能發幾
矢一矢能傷幾何則莫若砲火之爲功大也鄙（至當不易）
意哨船軍器專用鳥鎗鹿銃連環子母西瓜等
砲噴天筒火罐火箭佐以單刀藤牌長鎗大鉤

而其餘可一槩不用約略一船中為砲火者十之七為刀鎗者十之三賊雖有艨艟巨艦不能當官軍砲火重疊惟俛首就擒耳倘欲用箭必取諸弩而尋常之弩又不堪用必依諸葛武侯（此法）

（甚善）遺法作連環弩上有方箭箭分十道中藏百箭

二人挽之觸機自發一發十矢隨發隨挽矢復（勢不可當）自出每船安置十弩則瞬息間發矢千計一飯

之頃萬矢連環雖有劇賊無所逃避此亦舟中之長技也

一巡哨之踪跡宜密也兵法有奇正賊勢有大小出其不意敵乃可致往者遊魂猖獗賊首三十二等百十連艕聚泊大萊蕪小萊蕪等處明月張膽受千把總饋獻而不辭哨船之出非所畏也今所謂賊不過無賴之輩饑寒偪身三五成羣踏斗而出遇船小人弱則奪而駕之因其舵水糧食湊集匪類所奪船漸大然後敢公然行劫其爲賊也有限其窺伺在商船貨貝財帛衣糧又必孤行離援乃肆其侮非立意與官兵哨

洞悉

賊情

船爲敵者也見商船則趨見哨船則避哨船輕而浮其行速商船重而滯其行遲哨船旗幟飛揚牌刀高掛商船無之此賊所能辨也鄙意哨船之出當如商船行徑勿張旗幟勿掛牌刀多運小石壓載以疑貨物有急可當軍器行莫連艅但度策應所可及若斷若續遇賊船對敵然後舉大砲爲號衆哨齊集堵截環攻擒賊獲船百不失一若夫粧點軍容張揚聲勢是呼賊船使之避耳非眞心捉賊者也

辨別精細

妙妙

一馭下之恩威宜兼濟也體恤不周則軍心怨望號令不嚴則將權不振今之爲帥者意在立威則巍然自尊大視士卒死生若秦越之肥瘠微疵細過鞭撻無常左右惴惴心悸膽裂（此種人甚多）此刻薄寡恩衆心離散不可以見敵者也其矯爲大度包荒則廢弛營伍兵驕而不能戰將悍而不能（此等更多）制法令不行朝三暮四此又當場木偶徒有人（此着第一）形而無生氣者也御兵之法莫大乎體貼人情（一要心緊）爲之設身處地饑寒疾苦痛癢相關婚姻死喪

酌量周卹上下相親如手足腹心之不可離至于法令一出泰山不移敢有犯者雖親無赦若穰苴違命而斬莊賈孔明揮淚而誅馬謖使軍士凜然知軍法之不可犯故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三軍之士懷德畏威此服心之上計也（如此方是大將）

一島嶼之蒼黎宜恤也用兵之道安民爲先弭盜之源撫民爲本南澳僻處海中居民鮮少兼地界兩省有司政教之所不及則鎮主營弁實民父母也兵丁恃黨驕恣未免欺制小民民愬鎮

主而不伸則無能伸之地攖怒積怨爲毒無已故約兵貴嚴待民貴寬不使强凌弱衆暴寡是則兵民一體之意也凡舉動必順民情不則去之有竊盜則爲嚴緝重懲有奸棍則爲革逐出境米價騰貴運載平糶雨暘不節齋戒禱祈又以春秋巡行阡陌課農桑擇其勤者奬勵之悅色和顏如家人婦子之相親切又于每月朔望集諸生紳耆公所宣講

眞是循良之吏不僅儒將風流

聖諭十六條使兵民共聽咸知爲善之樂且曉然于

聖天子軫念民生諄諄敎誨之意而相戒相勉不敢作奸犯科亦經理海疆之要務使民無盜之原也

一澳城之學校宜興也雖在海外不廢詩書雖有戈矛必興禮樂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則知敎化之典切論亦武備根本也一南澳海島荒陬無郡縣官司古未立學邇日人文駸駸乎起矣前鎮周公特于澳城建立義學文廟祀至聖先師捐衙門舊規水利每歲百金之入爲

春秋丁祭延師脩脯之資既已勒碑刻石昭垂來禩未竟厥施中途奄沒此南澚士民所深惜也署鎮弗紹前脩仍將祀業入已輿論嗤之鄙意以為義學宜興學舍宜擴祭祀之費膏火之資宜續捐增益春秋丁祭宜親臨釋奠萃闔澚諸生及兵民子弟之秀者咸令入學延漳潮間名士之學行兼優才品出衆者一人為師表以教育之月課生童第其高下以鼓舞之朔望行香謁　聖畢進諸生而親切慰勞之開府忘其

宏唐虞三代之盛

尊庶民興于學甚盛事也南澳舊有澳生二名一閩一廣今在廣者存而在閩者廢殊非公道捐一紙之文書請當事以開復之宏功盛業千載不朽尚于暇日加之意乎

熟悉海疆利弊盜賊情形侃侃敷陳無非絕大經濟坐而言即可起而行管樂之流亞也

與荆璞家兄論舟中起雷書

讀來札知吾兄巡哨南洋舟中起雷從大桅焚燒而上斃兵一人傷一人心甚不懌疑以爲非吉兆具見（主中竇）吾兄謹天災重民命至意（奇闢）舟中起雷本非災異乃此舟豎桅時桅井不淨所致耳凡造成戰艦諏日豎桅桅井須拂拭乾淨不容毫髮他物若其中有竹頭木（如讀異書）屑蚊蠅蟲蟻之類皆主起雷此常事也但君子遇災而懼百凡脩省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爲常也而忽之鄙意雷者震也震東方也震動震疊皆非安

靜恐東方有兵事將勞吾兄是故舟中起雷乃威震
東方聲聞四海之象兄其建勳業於臺灣乎臺師獨
當一面專制水陸數千里必于內地愼選威望鎭臣
彈壓海疆或兄今歲調臺卽此是矣臺地承平日久
在位懈散風俗奢囂兼之山深海闊狼子野心恐不
能百年無事吾兄到彼須整飭武備未雨綢繆以防
亂遏孽愼固苞桑爲海疆第一急務倘有宵匪嘯聚
不妨稍示兵威立時淸廓海外鬼蜮離奇不可以常
法處之但得有益地方可以一勞永逸免

九重南顧之憂即太平將帥勳業也拘牽文義姑息
養奸諒吾兄斷不出此弟意想所及憑臆妄談兄且
（以惕之）
秘而勿宣恐言之不驗爲世揶揄匪小云
（今果驗矣）

舟中起雷奇事解爲東方有兵建勳臺灣更奇之
奇當時臺郡治安毫無杌隉滲漏鹿洲遽籌及之
憂深慮遠坐照如神古人所謂識時務者在乎俊
傑於此可見

評 妙此可見

要詳其道遠坐照如神古人所謂識時務者在乎俊

奇者其臺所治安事無抗直激滿處洲據文之

非中撓畫合其策為東方有兵連禍結要害之

綴古今宜思古人不厲為世無稍匪小亦

義好語言反彌不出此卑意想所及邀廣策數見且

人直奇關之憂回太平將中動業起物率文章若息

與荊璞家兄論臺變書

晨興出門聞市人偶語臺灣有變賊首姓朱名一貴已戕命官踞臺郡此異事也早料海疆宜急綢繆兄（深心關切所以鼓勵立功非自鳴得意也）前月舟中起雷弟已閑談及之曾幾何時東方果有兵事不幸言之偶中實兄建功立業之秋也屈指浙閩諸將帥可屬大事無如兄者（瞭如指掌）羽書徵調當在旦晚（雄壯老辣）宜亟整甲帳具脯糒鍛戈矛選兵配艦以待出師大丈夫得提三尺爲（又擡高身分以歆動之） 國家誅亂討賊奠安桑梓何其壯也制府滿公智深勇沈可與共事但省會隔遠鞭

長不及兄宜指陳事勢請其移駐厦門就近督師面（平臺得力之處）商調度内有制府彈壓指揮兄可一意前驅無呼應不靈之患（眞是相得益彰）外有吾兄統兵殺賊制府可高枕無憂繕飛報大捷之疏矣弟雖不才將鼓棹而觀之（鬚眉俱動）

寥寥數語老氣無敵直是淮陰登壇武侯出隆中時景象

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

臺灣當朱一貴作亂之後干戈蹂躪哀鴻遍野繼以

一語慘然以後許多經理俱

風災掃蕩癘疫連綿民之憔悴極矣二三年來文武

從此起見

和衷餘孽拔根地方寧靜撫摩噢咻瘡痍漸起然元

教養二字是全文綱

氣猶未復也繼凋敝之餘則培養維艱消嚚陵之習

領

則教化宜急官斯土者可不百倍留心以訓民型俗久安長治爲已任今天子眷念海疆愼簡賢能以明公才高行卓特命觀察是邦臺之民其有厚幸乎經濟內優納溝念切因

其勢而利導之如王良使馬庖丁解牛無足煩措置也鼎元闒嶠書生識見淺尠明公以其曾贊戎行略悉臺地人情風土不棄固陋採及芻蕘敢不具陳所知以副公殷勤至意雖未必其言之當否而區區之心頗有與臺地人民相關切者苟千慮而一得亦聊補夫涓埃惟高明察之

臺民積玩成習每故撓法令以試官長淺深立法（此條信賞罰以固其本誠信二字是全篇主腦）之初必誠必信凡文告號令必實在可行者方出之無朝三而暮四言必踐禁必伸萬萬不可

移易則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教易從

臺地訟師最多故民皆健訟宜嚴反坐之法聽訟時平心霽色使村啞期艾咸得自達其情得情時鐵面霜威使狡猾財勢俱無所施其巧凡平空架害審係虛誣不可姑息務必將原告反坐登時研究訟師姓名飛拿嚴訊責逐過水遞回原籍取本縣收管回文存案（此二條懲訟師以息其爭）

臺俗好動公呈多武舉武進士主之皆因以爲利非義舉也每有爭訟動輒盈庭宜遏絕

臺中逆孽雖平惡棍鼠竊不乏寬之則行刼又寬此條除草竊之則嘯聚星星之火將致燎原不可以其細而以消亂源最為緊要忽之也宜留心訪察凡白撞竊刼輕者黥面逐水重者會同臺鎮分別杖斃馘耳逐水嘯聚者便宜行事與臺鎮合稟報知制臺分報撫臺提臺勿用公文勿詳解內地詳解則波累多人且文移駁詰往返經年雖殺而民不畏

此條崇節儉以正其分

臺俗豪奢平民宴會酒席每筵必二兩五六錢以上或三兩四兩不等每設十筵八筵則費中人

一二家之產矣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爲下衣寬長曳地與夫多袒裸而繭綢綿綢褌不可易也家無斗米服値千緡饘粥弗充檳榔不離於口習俗相沿餓死不變則夫崇奬節儉稍示等威實轉移風俗之急務也

此條禁惡俗以全其生

鴉片烟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烟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羣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

久則不能自已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爲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爲狡黠島夷詐傾唐人財命者南洋諸番稱中國爲唐猶言漢云今臺灣人稱內地亦曰唐山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此條嚴賭博以厚其俗

臺灣賭風最盛兵民皆然廢事失業損財名禍爭鬭作非胥由於此宜知會臺鎮實心實力共禁責成在上之然表正者影直上行則下效末亂之先皆鳴

鑼張蓋呵道而聚賭無怪乎禁令不從也前人覆轍可爲車鑒此條儆吏胥以杜其奸

臺中胥役比內地更熾一名皂快數十幇丁一票之差索錢六七十貫或百餘貫不等吏胥權勢甚於鄉紳皂快烜赫甚於風憲由來久矣近或稍爲歛戢亦未可知宜留心訪察懲創一二以儆其餘至本衙門胥役善窺伺本官意旨招搖撞歲見事風生尤不可不防也此下二條革規例以恤其苦而

商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陋規此弊宜剔除之在

防其患

府則同知家人書辦掛號例錢六百在鹿耳門則巡檢掛號例錢六百而驗船之禮不在此數若舟中載有禁物則需索數十金不等查六百錢之弊屢經上憲禁革陽奉陰違蓋船户畏其留難不敢不從故也重洋駕駛全乘天時若霽靜不行恐越日即不可行或半途遭風至於失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敢愛六百錢乎六百雖微而六百非止一處船户履險涉遠以性命易錙銖似宜加之體恤臺船每歲出入數千統而

計之金以數千兩矣一念留心爲民間紓省數千兩非小事也

商船水手多空缺數名所以私載無照客民而獲其利者也牌照內大船水手二十五六名實在止有十七八人中船水手十七八名止有十一二人或遇颶風不能駕駛閒有悞事出口入口文武弁員因以爲利如鹿耳門查驗每空名例銀五錢惟恐其不多耳無照客民或爲盜賊風大人少或至覆舟通同作弊可爲浩歎

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臺俗婚娶論財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此等怨曠最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所當急爲嚴禁凡民閑室女年二十四五以上者限三月之内逐一嫁完違者拿其父兄治罪

此條化惡習以奠其居

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雇佃田者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庄客庄居民朋比爲黨睚眦小故輙譁然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白晝掠

此下二條專治客民以弭禍階尤治臺要着

人牛鑄鐵印重烙以亂其號臺牛皆烙號以防盜竊貿賣有牛契將號樣註明凡牛入客庄莫敢向問問則縛牛主爲盜易已牛赴官以實之官莫能辨多墮其計此不可不知也

客庄居民從無眷屬合各府各縣數十萬之傾側無賴遊手羣萃其中無室家宗族之係累欲其無不逞也難矣婦女渡臺之禁既嚴又不能驅之使去可爲隱憂鄙意以爲宜移文內地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必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

編甲安插臺民有家屬在內地願搬取渡臺完聚者許具呈給照赴內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難凡客民無家眷者在內地則不許渡臺在臺有犯務必革逐過水遞回原籍有家屬者雖犯勿輕易逐水則數年之內皆立室家可消亂萌

此下二條興學校以維風化正人心務在實心開導所謂必誠必信也

臺人未知問學應試多內地生童然文藝亦鮮佳者宜廣設義學振興文教於府城設書院一所選取品格端正文理優通有志向上者爲上舍

生徒延內地名宿文行素著者爲之師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節可以造於聖賢爲文章必本經史古文先輩大家無取平庸軟靡之習每月有課第其高下而奬賞之朔望親臨進諸生而諄切教誨之臺邑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升之書院爲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

臺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

行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耆庶於公所宣講
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覺臺屬四縣及淡水等市鎮村莊多人之處多設講約着實開導無徒視爲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爲善之樂則風俗自化矣講生就本地選取貢監生員或村莊無有則就其鄉之秀者聲音洪亮善能講說便使爲之官待以優禮察其勤惰分別獎勵（此條脩武備以聯其勢）

臺灣地方寥闊兵防未增民俗悍驁好爲傾側雖

太平無事不可忘有事之備也若收納拳勇免其差徭練為鄉壯教之步伐止齊豈出官兵下哉道府四縣及淡水同知各設鄉壯三百名無事則散之農賈有役則供我指臂此古者民兵（此救時之策非同詐力也）之法也民兵不能給糧在用權術駕馭之臺民好近官長以為榮耀但時名至衙齋與之談吐如家人父子之相親切課其武藝教之戰法則人人自以為官長腹心無不踴躍從事但須約束有方無使藉勢陵民則多多益善不必限定

三百數矣鄙見如此恐或畏其煩難則不如實心舉行保甲聯守望相助之規嚴窩隱匪類之禁亦救時急務也此條嚴守禦以防不虞

臺地未有城池緩急無以自固磚石圍築費重事繁錢糧無從出辦惟有種植莿竹為城而竹城亦需工本欲以白手空拳為國家設險守禦不勞民不傷財此大難事然肯以實心行之亦無難也先定其規模量明丈數不動聲色凡庭審輕罪應責者每一板准種竹五株自贖廿板則

百株矣應枷者種二百株亦准免但必於臨刑時親詢其有力情願然後罰之不願勿强也無求速成無立意要罰只是常存此心順其自然守令俱皆如此不半年城可成也城門各築敵樓如力有未及植木柵暫蔽内外亦可守禦若有餘力更於竹外留夾道三五丈另植莿桐一週廣尺密布又當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外採山蘇木子撒種當春發生枝堅莿密又當一層保障再於莿桐城邊量築窩鋪數十座以

當砲臺爲登陴守禦之所砲臺相離以左右砲力管到之處爲準接連建築使敵不得近城西面人家臨海無地可容竹桐築灰牆爲雉堞便施鎗砲不啻金湯之固也臺竹之性與內地不同內地竹無根不活臺竹一株可截三段植之雖罰多種不以爲病也莿桐一樹可斫作百十株挿地皆活尤易易者惟敵樓土牆頗費人力由此擴充以漸致之可耳天下事成於有心人無難爲也

此條教樹畜以廣其利

臺地不蠶桑不種綿苧故其民多游惰婦女衣綺羅粧珠翠好遊成俗則桑麻之政不可緩也制府滿公保撫閩時嘗著蠶桑要法繪十二圖頒行郡縣臺土寬曠最宜樹桑可倣而行之漳泉多木綿俗謂之吉貝可令民於內地收其核赴臺種之并令廣種麻苧織紝爲冬夏布婦女有蠶桑紡績之務則勤儉成風民可富而俗可美也

此條寬租賦以裕其財

臺灣田糧與內地不同內地計弓論畝臺灣計戈

論甲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爲一甲每甲約比內地十一畝三分有奇上則每年徵粟八石八斗穀價賤時每石三錢是每甲徵本色銀二兩六錢四分較內地加倍若穀貴則不堪矣或有虐令折色每石七錢則又倍之倍矣但新闢土肥丈報未必皆實又或荒埔磽瘠溪谷衝淹乍墾乍棄不登版籍之地可以截長補短故其民亦不甚病然臺邑地方窄狹不比鳳諸臺邑民亦將不堪重賦矣切不

可輕議丈量爲淸畝加賦之舉海外地土肥磽無常地震水衝滄桑倏變恐其後有額無田爲官民之累不少若有意丈量則須合臺鳳諸三邑酌量匀配勿致偏枯方爲盡善萬萬不可加賦惟募民墾闢使地無遺利則賦不期加而自加矣

（仁人之言）（謀慮周詳）

臺北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爲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

此條行墾田以足其食

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爲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

臺灣舊有官庄爲文武養廉之具今歸入公家各官救口不贍矣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況官人於遐荒絕域欲用其身心而凍餒其妻子使枵腹爲國家辦事非情之平也既不許挈眷之官而三載任滿又令以陞銜再任三載六年海外

此條厚祿以養廉爲地方辦事起見體貼情理更爲周到

抛棄室家誰能無憂内顧又賞賚捐輸百無所（誰爲歸）
（公之衆者可爲太息）
出不能得人死力未有不怠乃公事上焉者閑
户茹蔬爲僧爲佛下焉者取償於百姓之脂膏
爲鷹爲虎孰與撫綏吾民哉朝廷蠲租賑恤動
以百千萬計何愛此微末之刀錐謂官佃多不
法能爲盜賊則不法豈獨官佃治得其道盜賊
可化爲良况佃乎陷臺諸賊半屬游手半係衙
蠹豈皆官佃爲之與鄙意以爲官庄猶古公田
古藉民力助耕今官自養佃較公田更不病民

舊庄雖沒新地可再墾也查臺北有竹塹埔沃衍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又當孔道衝要曩以棄置荊蓁故野番敢於出沒截殺行人墾爲田園番患自息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開墾莫若合全臺文武各官就此分地墾闢各捐貲本自備牛種田器結廬招佃永爲本衙門恆產此不獨一時之利千萬世之利也臺地素腴隨墾隨收一年稻穀可足本錢二年三年食用不竭以天地自然之利爲臣子養廉之資又可袪番

害益國賦足民食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澎湖孤立海中無田地不生五穀全賴臺米接濟而澎民貧乏不能預備一二月之糧載米太多亦無售處必須食盡乃復再糴若颶風連綿一二月米船不至則闔島嗷嗷待斃矣切須於澎湖建倉積穀或行社倉捐輸之法或就臺鳳諸三縣倉粟估定價值撥載萬餘石積貯澎倉遇米船不接之時副將巡檢發糶濟急將價再買補倉使澎民無餓莩之患此舉確不可易

此條恤澎民以壯門户

土番頑蠢無知近亦習爲狡僞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近府刁猾健訟哆囉嘓諸羅山次之鳳山以下諸羅以上多愚昧渾噩有上古遺意然俱皆供辦車輛策應兵役以及差徭絡繹走遞公文勞苦較臺民十倍向有社商頭家包攬貨物代番納餉名曰贌社番終歲所捕之鹿與畜產布縷皆爲社商所有朘削不堪今社商已行禁革而傳譯輸納非通事不辦縣官每歲僉立通事換牌之時有花紅規禮自數十金至

此條除害以恤番兼使土番守法以奉公

六七百金不等重利稱貸黃緣必得而取償於番酷虐較社商更甚經諸羅令周鍾瑄通詳禁革署令汪紳文再行申禁令各番自舉通事稍予辛勞而惡棍訟師或黃緣道府衙門給牌奪充又有謀奪不遂唆番生事焚刼良民重賂土官謀革現在通事此社棍之害也通事之尅剝社棍之唆謀均當懲創無虐無縱使番黎安居循法樂役趨公乃大中至正之道而近時制撫禁餉番車不許供應兵役甚至出軍搜捕亦令

兵丁自負戴帳房糧草此法萬不可行使土番此層
無人解道
漸不安分莫肯服役事事與漢人角較亦欲如
中國所爲害將有不可言者矣
此條招生番以結其心
内山生番好出殺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
能爲害若田園平埔無藏身之所則萬萬不敢
出也荆棘日闢番患自消是莫如聽民開墾矣
番聞鎗砲之聲則驚逃數日不敢復至此可以
番和番招徠歸順招徠既久漸化漸多將生番
皆熟是又爲朝廷擴土疆增户口貢賦也若晝

地禁民無入番界是亦一道然但能使民不入不能使番不出畫去一尺則出來一尺勢必舉全臺而盡畫之乃不能浮海入內地而日本荷蘭能浮海入內地者又將鵲巢鳩居爲邊疆之患害恐生番亦不能保其有也

眞老成長慮

治臺有法立法在人通篇準王政以立言而歸本於一誠具見儒者本領中閒不無權宜然揆時度勢皆經國良模不同迂術計較官斯土者果遵而行之臺疆可萬年鞏也正恐此事未易

索解人耳